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XX века в изгнании

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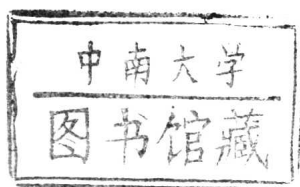
上

汪剑钊 译



SOW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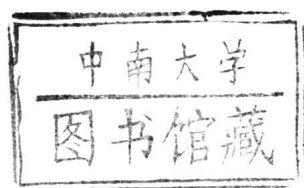
20 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汪剑钊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 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汪剑钊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汪剑钊编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11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5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5233-2

I. 二… II. 汪… III. 诗歌-作品集-苏联 IV. 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56596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20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707号中化大厦1101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booksell@vip.163.com)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一辑

- 《乔伊斯诗全集》 (爱尔兰) 乔伊斯 著
《狄兰·托马斯诗选》 (美国) 狄兰·托马斯 著
《切·米沃什诗选》 (波兰) 切·米沃什 著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西班牙) 安东尼奥·马查多 著
《保罗·策兰诗选》 保罗·策兰 著
《伊凡·哥尔诗选》 (法国) 伊凡·哥尔 著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以色列) 耶胡达·阿米亥 著
《里尔克诗选》 (奥地利) 里尔克 著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美国) 伊丽莎白·毕肖普 著
《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 卡瓦菲斯 著

第二辑

-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 (美国) 约翰·阿什贝利 著
《w·s·默温诗选》 (美国) w·s·默温 著
《聂鲁达诗选》 (智利) 聂鲁达 著
《叶芝诗集》 (爱尔兰) 叶芝 著
《索德格朗诗全集》 (芬兰) 索德格朗 著
《博尔赫斯诗选》 (阿根廷) 博尔赫斯 著
《吉皮乌斯诗选》 (俄罗斯) 吉皮乌斯 著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俄罗斯) 曼德尔施塔姆 著
《美洲译诗文选》 马尔克斯等 著
《非洲诗选》 索因卡等 著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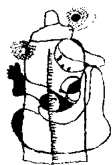
- 《格雷戈里·柯索诗选》 (美国) 格雷戈里·柯索 著
《沃伦诗选》 (美国) 沃伦 著
《勃洛克抒情诗选》 (俄罗斯) 勃洛克 著
《伽姆扎托夫爱情诗选》 (俄罗斯) 伽姆扎托夫 著
《波普拉夫斯基诗选》 (俄罗斯) 波普拉夫斯基 著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 (瑞典) 特兰斯特罗默 著
《阿蒂拉·尤若夫诗选》 (匈牙利) 阿蒂拉·尤若夫 著
《菲利普·拉金诗选》 (英国) 菲利普·拉金 著
《英国当代诗选》 布萊克·莫里森 安德鲁·莫申 编
《二十世纪冰岛诗选》 斯泰纳尔等 著

第四辑

- 《梅利尔诗选》 (美国) 梅利尔 著
《保尔·艾吕雅诗选》 (法国) 保尔·艾吕雅 著
《彼得·霍恩诗选》 (南非) 彼得·霍恩 著
《鲁文·达里奥诗选》 (尼加拉瓜) 鲁文·达里奥 著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
《古米廖夫诗选》 (俄罗斯) 古米廖夫 著
《英美十人诗选》 爱德华·托马斯等 著
《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革新者和局外人》 埃利奥特·温伯格 编
《二十世纪英语诗选》 傅浩 编
《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 王家新 编

第五辑

- 《R. S. 托马斯自选诗集:1946—1968》 (英国) R. S. 托马斯 著
《雅姆抒情诗选》 (法国) 雅姆 著
《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 (圣卢西亚) 德瑞克·沃尔科特 著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选》 (智利)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著
《马里奥·贝内德蒂诗选》 (乌拉圭) 马里奥·贝内德蒂 著
《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 (葡萄牙) 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谷川俊太郎诗选》 (日本) 谷川俊太郎 著
《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 (罗马尼亚) 安娜·布兰迪亚娜 著
《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 鲍有斌 编
《北欧现代诗选》 鲍有斌 编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二十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二十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五十种,分五辑推出,每辑十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二十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人类迄

今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围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俄罗斯侨民诗歌及其知识分子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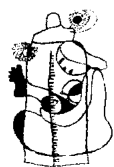
汪剑钊

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先后出现过三个“流亡文学”的浪潮。第一浪潮的时间段约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1917年以后,一批不理解十月革命的作家、诗人纷纷离开祖国,经由敖德萨、克里米亚、新西伯利亚、海参崴和波罗的海沿岸各港口,流亡到君士坦丁堡、布拉格、华沙、索菲娅、贝尔格莱德、里加、柏林、巴黎、哈尔滨等地,在柏林、巴黎与哈尔滨等地形成了几个较大的俄侨文化中心。这些侨民作家与诗人在异国他乡继续自己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创造。他们先后创办的刊物有《未来俄罗斯》、《俄罗斯思想》、《现代纪事》、《自由俄罗斯》、《文艺复兴》、《界限》等。第一浪潮的诗人们主要继承了以俄罗斯文艺复兴为主旨的“白银时代”的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赋有精神探索的特征,因而有很强的宗教色彩,许多诗人的作品甚至可以被视做信

徒面对上帝的祈祷辞，他们在艺术追求上沿循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主义诗人确立的诗歌原则，同时接受了居住国文化的熏染，展现了别样的魅力。

第二浪潮的时间段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对政治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震荡，而且对人类的文化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强行截断了整个世界正常的文明进程。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的侨民也不得不经历了它第一次流亡之后的再一次流亡。文学的中心也相应地从巴黎、上海转移到了北美的纽约。这一阶段的文学探索，与战争、流血、牺牲等很多现实性主题密切地结合了起来，进而扩展到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忧思。其中有不少诗人甚至直接参与到了抵抗运动中去，以自己的身体或者生命，在战场上或在集中营里写下了最为壮丽的诗篇。俄罗斯国内有不少论著指出（中国的一些学者也有附和），该阶段的文学成就平平，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事实是，它依然推出了像伊·叶拉金、伊·钦诺夫、德·克列诺夫斯基等诗人，其创作成就与他们的前辈和后继者相比，毫不逊色。

第三浪潮的时间段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苏联解体。这个阶段“侨居”浪潮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在短期的“解冻”之后，苏联当局又加紧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再度造成了言论的不自由和探索作品的受压制，这引起了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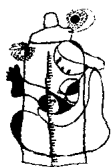
分诗人和作家的不满,开始寻找机会出逃到西方。与此同时,当局也主动驱逐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例如:1972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就属于此列。第三浪潮的诗歌中心有两个。其一是巴黎,这跟俄法之间传统的文化交往有很大关系,历史上许多俄罗斯作家和诗人都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这使新一代诗人在精神气质和文化认同上具有先在的亲 and 性;另外,巴黎自由而丰富的艺术氛围,它对艺术创新的鼓励以及对世界各国艺术家所持的开放性姿态,可以为每一颗艺术的种子提供成长的土壤。其二是纽约,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这使它的文化呈现出很大的“兼容并蓄”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上升趋势,更使它在艺术发展上获得了某种先前没有的优势,因此吸引了相当一批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美国式的“民主”与“自由”的向往,其中自然包括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诗人。1987年,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奖,更加增强了俄罗斯侨民诗人的信心。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一大批侨民作家和诗人,继承了自普希金至白银时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在异国他乡坚持母语写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为俄罗斯文学赢得世界性的影响做出了贡献。置身异域的生存背景,为俄罗斯侨民探索自己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切入点。一方面,诗人们承受着严重的

物质贫困和尖锐的文化断裂,摆脱不了被自己的国家抛出的感受,内心深处始终存有刻骨铭心的创痛;因此,他们寄情于分行抒写的回忆和想像,希冀借助母语的通道重返自己的精神家园。对他们来说,诗歌不仅是语言的艺术,而且是一种倾诉,一种祈祷,一种生存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维持生命的一种呼吸。这使得他们的诗歌较少功利的目的,而更多地体现为至情至性的流露。另一方面,俄罗斯侨民诗人居住的所在国在对他们进行物质的和精神的压迫的同时,又在文学传统上给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滋养,使得他们在体验了生存的尴尬之后,出人意外地拥有了继承多重文化的优势和可能性。与当时的国内诗歌相比,侨民诗歌由于远离本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与箝制,其边缘性的身份反倒具有主流之外的丰富性,这尤其体现在作品的形式层面上,举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派、意象派和超现实主义等各种艺术风格和因素在其中几乎都应有尽有。

或许,正是由于上述种种,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认为,在俄罗斯诗歌的发展史上,它是自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黄金时代”和以勃洛克、古米廖夫、叶赛宁为代表的“白银时代”之后出现的又一个高峰期。

从整体上考察俄罗斯侨民诗歌,我们发现,它具有很强的知识分子特征。所谓“知识分子”,通常是指智力出众,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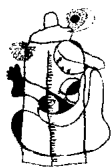
备独立的人格与精神,独立的思想能力,有信仰、有抱负,拥有强大的道德潜能,借助知识作为手段,探索人类与时代某些重要问题的一群人。根据俄罗斯的现实,以色列的康菲诺进行过细密的研究,随后得出结论,他们应该具有五个特征:“1. 关心一切公共利益的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2. 这个阶层经常有一种罪恶感,自认国家之事以及上述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3. 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做道德问题;4. 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都认为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答案;5. 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因此,他们通常被称之为“社会的良心”。对照以上特征,俄罗斯侨民诗人在许多方面都与此相吻合,而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批诗人具有明显的“精神流亡”特征。与芸芸众生相比,诗人这一特殊的群体先天地稟有“精神流亡”的气质,超常的智力和敏锐的感受力使得他们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更多地倾向于后者。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有一种“无力”感,精神永远向往着飞升的境界,而肉体无法摆脱现实的羁绊,面对灿烂的太阳,感觉到自己的手臂太短,仿佛知悉了真理,却找不到语词将它们说出。俄罗斯侨民诗人远离本土的处境,从物质层面提醒了他们那种“灵魂”的“漂泊”状态,使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边缘化的身份,从而加

深了精神上的无根基性。于是，他们逐渐沉湎于抒写“怀乡”主题，表达对古代文明的仰慕，以及对原始生活的诗意遐想，留给人们一种“永远生活在别处”的印象。

第二，像他们的前辈一样，俄罗斯侨民诗人一般都拥有超越性的道德激情，对社会和现实持一种批判的立场。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与其内心所所持的那个完美的社会理念有关（不论它是清晰也罢，朦胧也罢）。在现实生活中，他自然而然地会以这一理念来衡量和要求当前的社会，从而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深刻的裂痕。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体现出了虚无主义的性格特征，对于现存世界，往往具有很深的疏离感，他们否定传统的价值，对现存秩序发出挑战，以语言的惊世骇俗和行为的放浪不羁来赢得自己叛逆的名声，从而以对时代表面上的偏离来接近时代的脉搏和心脏，冀求能够真正跨入理想主义的未来。

第三，他们大多是自觉的文化继承者和建设者，人文价值的守护者。在面对文化的态度上，侨民诗人的虚无主义立场并不彻底，而这种不彻底恰恰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使他们的创作避免了浅薄与无知。在实践上，他们不仅重视继承以普希金等确立的“黄金时代”的文学传统，以及密切注意与自己邻近的“白银时代”的文学传统，而且还远绍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甚至对同时代的异域文化也持开放的姿态。惟其如此，他们写下的诗篇在文化上有相当



大的混成性，并且极易为其他文化类型所学习和吸收。

第四，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艺术实践中，他们都注重维护独立的个性，甚至强调以个人对抗时代。这使得他们的价值立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不会依附于某种外来的强力（即便在某个特定的阶段，他们会与某种权力或势力组成联盟，但他们的审美使命感却总能在内部加以瓦解，乃至最终使它崩溃）。这就使侨民诗人能够超越于个体的社会地位，而关注人类整体的命运和社会普遍的问题。正是从这一层面上，知识分子不惜借助个体的言说，去揭示时代的道德面貌和精神状况。在这部诗选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业余的身份和专业化的写作态度，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展现这些想像力所必备的独特的诗歌语言，凡此种种，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历史思考的深邃和对语言艺术的娴熟掌握。

第五，在很多情况下，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俄罗斯侨民诗人表现出了一种“准民间性”，亦即对权力中心既对抗又联合的暧昧性。必须指出与前一阶段我们国内发生的一场争论不同的是，“知识分子”立场与“民间”立场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恰恰相反，它们之间有着更多的重合点。一般而论，知识分子大多是“在野派”，在面对政府或权力中心时，他们时常以批判和对立的姿态出现。但是，正如“民间”有可能被“招安”一样，知识分子并非铁板一块，同样

存在着自身的软弱性,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权力中心来张扬自己的艺术主张;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受其束缚,依附其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诗人们在政治和艺术中间走钢丝的现象,其中的成功者自然博得一片喝彩,在服务于政治和艺术中得到双赢的裨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失败者,则不得不掉入可怖的深渊,成为政治和权力的牺牲品。

第六,捍卫民族精神,在异域文化的包围下,努力保持自身文化的纯粹性,守住自己的根基所在。但是,俄罗斯侨民诗人在对民族性的强调,对民族文化的强调,也出现了利弊各半的情况。有利的是,他们保存了自己文化中的精粹部分,这一点,尤其是当它们被迫在本土中断时,更加显得可贵,使俄罗斯的精英文化在特殊的境遇下得到了保存。但是,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对民族性的过分看重和强调,拒不接受所在国的文化滋养,又使民族文化丧失了发展和光大的可能。这里,我们可以把民族性看做文化之根,没有了这根,自然也没有了文化之树,但是,文化之树的高度不应仅仅停留在根上,它应该向上生长,向四周伸展开去。这样,它才会有枝繁叶茂的前景。这方面,哈尔滨俄侨诗歌与巴黎俄侨诗歌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前者固守自身,时刻不忘“高贵的血统”,最终只能收获无奈的凋敝;后者注重与侨居地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既丰富了自己,也对异质文化产生



了影响。

前面,我们谈论的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的侨民诗歌,或称“流亡诗歌”。我们知道,俄罗斯诗人在人类的精神发展史上再度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人类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物质的丰富已经登峰造极,高科技已经把人类带到了文明的又一个高峰;但是,我们不能不同时承认,我们的精神也出现了空前的欠缺,作为“良知”的知识分子也似乎越来越稀少。当我在阅读和翻译这部分诗人的作品时,我更多地体验到了一种名为“内心流亡”的东西,这并不是所谓的“共鸣”,而是揽镜自照的缘故。